

中國人民美術出版社

頌之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中国画家丛书

顾恺之

潘天寿著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顯 體 之

潘 天 寿 著

*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

(上海銅仁路二五七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〇〇二號

上海市印刷五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開本 850×1168 精 1/32 印張 1 6/16 插圖 13 字數 25,500

一九五八年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八年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7,000

統一書號：8081·3392

定 價：(10) 七 角

出版說明

中国民族繪画有着悠久的历史与优秀的傳統。历代画家輩出，他們輝煌的美术創作和精湛的画学理論，是我国民族文化中的一宗珍貴遺產，值得我們深入研究和學習。

为便于美术爱好者和美术工作者的學習參考，我們拟在几年內出版一套“中国画家丛書”，將古今各时期中具有代表性画家的生平概況和艺术創作，加以綜合介紹。但因年代久远，許多古代画家的作品迭遭散失，在現存的作品中有的真實難辨，有的无法根据原作制版，所以图片的收集編选有着不少困难；而有关論述繪画的書籍，也因历代抄傳刻印，不无舛錯疏漏；至于画家的專門傳記資料更屬缺少。因此，整理編写的工作至为艰巨，不但文字的校讎、釋义，图片的選擇、鑑別，难免有欠妥或置疑之处，而且对資料的掌握、画家的評價等方面，亦恐有片面不全的地方。但我們力求这套通俗性丛書能够做到內容比較丰富完整，希望專家与讀者对于本丛書試印本中的瑕疵与錯誤，多予批評指教，以便修改补充后正式出版。

由于我們經驗不足，同时也照顧到編写中的实际情况，本丛書將不一定根据各个画家时代先后和美术成就上的高低来安排出書次序，而是將已編写好的先行出版。特附此說明。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五月

一、顧愷之的三絕

顧愷之是中国繪画史上最早的卓越的理論家；也是中国繪画史上最早遺留有画蹟的大画家。他是生于东晉穆帝初或康帝年間，距現在已是一千六百多年了。他在繪画上的成就，不仅是六朝时代的杰出者，而且在中国繪画发展史上实具有现实主义繪画精神的大宗师。直如永夜中一顆晶光无比的明星，到現在还放射出燦爛光彩，照耀着我們祖国的画坛。

顧愷之的平生事迹，古籍上記載不多。其中可以凭信的，就是散見于刘义庆的“世說新語”、檀道鸞的“續晉阳秋”、丘淵之的“文章录”、許嵩的“建康实录”以及“晉史”的“中兴書”等。其次就是集录于“晉書文苑傳”中的“顧愷之本傳”。在画史方面說，就是張彥远的“历代名画記”、“宣和画譜”几种。除以上諸書外，其它艺林筆記、历代画論等，自然也有品評的資料可以参考。最可惜的，他所著的“顧愷之家傳”（見“文艺类聚”），“顧愷之文集”七卷（見“隋書”），均已失傳。否則，定有許多关于顧愷之平生事蹟及繪画思想等的記載，可以对顧愷之的种种作更深一層的研究。

丘淵之“文章錄”說：“顧愷之，字長康。”“晉書顧愷之本傳”及“歷代名畫記”也說：“顧愷之，字長康。”又張彥遠、張懷瓘說：“愷之，小字虎頭，故世人多稱他為顧虎頭。他在公曆一千六百多年前，生于晉陵的無錫。晉陵，原是郡名，晉代設置的；郡治是在現在的丹徒縣。無錫是屬於晉陵郡，故“文章錄”也說“愷之是晉陵人”。也就是說，顧愷之，是現在的江蘇省無錫縣人。顧氏，原為江南顯族。查“無錫顧氏宗譜”：愷之的父親，名悅之，字君叔，曾為揚州別駕^①，歷尚書右丞^②；祖父名毗，字子治，在康帝時為散騎常侍^③，遷光祿卿^④；曾祖父等也都在吳晉做大官，故愷之可說全在名門閥閱中長成的。然他在小的時候，聰穎有才氣，博覽群書，擅長文學，工詩賦，多藝能，美書法，尤妙繪畫；“晉史中興書”說：“愷之博學有才氣。”“歷代名畫記”也說：“愷之多才藝，尤工丹青。”然愷之素性率真、通脫、好矜夸、工諧謔，并帶有癡獃的意趣。因此當時的人，稱愷之有三絕。“晉書顧愷之本傳”也說：“俗傳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癡絕。”所說才絕方面：是對愷之的聰穎、多才氣、擅文學、多藝能而

① 別駕，官名。顧炎武說：“魏晉以來的刺史，猶後世的總督巡撫。”別駕，為刺史輔佐的官吏，又稱別駕從事史，從刺史行部別乘傳車，故叫別駕。

② 尚書右丞，官名。漢尚書省置左右丞，以輔佐尚書令與僕射。右丞與僕射，皆掌授票假錢谷諸事。漢以後，歷代承襲這個制度。

③ 散騎常侍，官名。魏置散騎常侍。掌規諫，不主事。東晉時，兼掌表詔，系清顯之職。

④ 光祿卿，官名。秦時有郎中令。掌宮殿城門戶。漢武帝更名光祿勳，居禁中。自光祿、大中、中散、諫議等大夫，皆屬于光祿卿。魏晉以後，不復居禁中。

說的。所說畫絕方面：是對愷之的特長繪畫而說的。所說癡絕方面：是對愷之的慧黠與好矜夸、工諧謔等而說的。茲簡述如下：

（甲）才絕

愷之聰穎博學，擅長文辭。他所著的“愷之文集”雖已失傳，但其集中的精彩篇章，仍多為後人所傳誦，而遺留到現在的，尚有“虎丘山序”、“風賦”、“冰賦”、“觀濤賦”、“箏賦”、“四時詩”、“水贊”等，藉以知道顧愷之在文學上成就的一斑。茲節錄“觀濤賦”于下：

觀濤賦

臨浙江以北脊，壯滄海之洪流。水無涯而合岸，山孤映而若浮。既藏珍而納景，且激波而揚濤。其中則有珊瑚明月，石帆瑤瑛，雕鱗采介，特種奇名。崩巒填壑，傾堆漸隅，岑有積螺，嶺有懸魚。模茲濤之為體，亦崇廣而宏浚。形無常而參神，期必來而知信。勢剛凌以周威，質柔弱以協順。

又“晉書顧愷之本傳”說：“嘗為‘箏賦’成，謂人曰：‘吾賦之比嵇康①‘琴賦’，不賞者，必以後出相遺，深識者，亦當以高奇見貴。’”他的意思，就是說：“我所做的‘箏賦’，可以比嵇康所做的‘琴賦’。倘不加以賞識，必定是因我的‘箏賦’後出而相遺棄；深于賞識的人見到我的‘箏賦’，也當以我做得高奇而見珍貴。”在這段話中，可以知道愷之對於自己在文學上的成

① 嵇康，三國魏人，字叔夜。有奇才，博洽多聞，好庄老。官至中散大夫。故世人稱他為嵇中散。琴賦見嵇中散集二卷。

就，是十分自負的。茲节录其“箏賦”于下：

箏賦

其为器也，則端方修直，天隆地平；华文素質，爛蔚波成。君子嘉其斌麗，知音偉其含清。罄虛中以揚德，正律度而仪形。良工加妙，輕縶磷彬。元漆緘响，庆云被身。

顧愷之，不但在賦的方面很自負，对于詩的方面，也与賦同样的自負。“續晉阳秋”說：“义熙初，为散騎常侍，与謝瞻^①連省，夜于月下長詠，自謂‘得前賢风制’，瞻每遙贊之，愷之得此，弥自力忘倦；瞻將眠，語搥脚人令代，愷之不觉有异，遂申旦而后止。”可知道愷之对詩学的自信与忘我的爱好。茲录“四时詩”及“水贊”于下：

四时詩

春水滿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孤松。

水贊

湛湛若凝，开神以質；乘风擅瀾，妙齐得一。

吾国的書法，自汉代的蔡邕、三国的鍾繇以后，已成为与繪画並立的艺术品，极为广大民众所重視。到了两晋，尤相习成风，書家輩出，为吾国書法最高峰时代。顧愷之恰巧生長在这个时代，凭他的聪明才气，造成他对書法的研究与成功。当时与王羲之、王献之齐名的書法大家羊欣^②，常常和他討論書法。刘义庆“世說新語”說：“桓大司馬每請長康与羊欣論書

① 謝瞻，謝綯弟，字宣远。六岁能文章，与族弟灵运俱有盛名。官至中書侍郎。

② 羊欣，泰山人，字敬元。泛覽經集，工書法，尤長隸体。父名不疑，做烏程令时，欣年十二岁。王献之为吳兴太守，很知愛他。官至新安太守。

画，竟夕忘倦。”唐張怀瓘“畫斷”也說：“顧長康，亦善書。”原来顧愷之是沈醉于文学艺术的人，不論写作詩文書画，或討論詩文書画，总是把他全部的体力精神放在詩文書画里面，故能竟夕忘倦，及申旦而后止。“世說新語”雅量第六“夏侯太初”条註說：“顧愷之尚有‘書贊’的著作。”它的內容，虽难断定，以意推測，恐系对于魏晉諸書法家評量甚多，与他所著的“魏晉名臣画贊”相似。然顧愷之的書蹟，遺留到現在的，只有“女史箴图”上所插写的“女史箴”。“戏鴻堂帖目”^①有“女史箴真蹟十二行”的刊載。“我川書画記”并收有董玄宰其昌的一段記載說：“顧虎头画‘女史箴’并書，余刻其書于‘戏鴻堂帖’，大類子敬^②‘洛神十三行’，亦似虞永兴^③意，永兴曾見之耳。”

以上所举的，就是各古籍中对于顧愷之多才情艺能所散見的記載。也就是世人对顧愷之認為有才絕的根据。

(乙) 癡絕

顧愷之对于癡絕的事例，可分为“好諧謔”、“率真通脫”、“癡點”、“好矜夸”四項。“晉書本傳”說：“温薨后，愷之拜桓温^④墓賦詩說：‘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或問愷之說：‘卿凭重桓公乃尔，哭狀其可見乎？’愷之答

-
- ① 戏鴻堂帖，明董其昌所刻。顧愷之插写女史箴图女史箴書蹟，董其昌曾將它收入在戏鴻堂帖中。
 - ② 王献之，字子敬，羲之子。高迈不羈，工書法，尤長草隸。他曾写有曹子建洛神賦書跡。到宋时僅存十三行。故称洛神十三行。
 - ③ 虞世南，唐余姚人，字伯施。太宗时为宏文館学士，后封永兴县公。故后人称他为虞永兴。長文詞，尤工書法，書法承学于智永和僧。
 - ④ 桓温，字元子。初拜駙馬都尉，定蜀，攻前秦，破姚襄，威权日盛。官至大司馬。愷之曾在他的下面做过参军。

說：‘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世說新語”說：“顧長康作殷荊州^①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帆，顧苦求之，乃得發。至破冢^②，遭風，大敗，作牋云：‘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帆无恙。’”還至荊州，人問以會稽山川之狀；愷之說：‘千岩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若云興霞蔚。’”據“晉書顧愷之本傳”記載，“桓溫引愷之為大司馬參軍^③，甚見親昵。”桓溫所以對顧愷之親昵的理由，自然是因愷之有才能，并有通脫、談諧等的態度。而愷之也以桓溫為相知者，甚為倚重。故愷之拜桓溫墓時有“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的詩句，不作史學家、道德家、成功失敗等的論斷，全從親昵、倚重的感情上出發。而當時的一般人，也知道愷之的做人態度，不以愷之為阿私附好，僅引問愷之，使愷之作“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的談諧答語。因為他好談諧，當時和他接觸的人，都很歡喜他，願意和他接近。故“晉書本傳”也說：“愷之好諧謔，人多愛狎之。”以上是顧愷之好諧謔的事例。

“晉書本傳”說：“桓玄^④時與愷之同在仲堪座，共作了語^⑤，愷之先曰：‘火燒平原無遺燎。’玄曰：‘白布纏棺樹旒

① 殷仲堪，殷凱的從弟。有才藻，能清言，因父病，執藥揮淚，遂眇一目。孝武時，授荊益寧三州軍事，世人因稱他為殷荊州。顧愷之也曾在他的下面做過參軍。

② 破冢，洲名。在湖北華容縣。

③ 參軍，官名。始於後漢，參豫軍中文書機密等等。與民國各將中府參謀相似。

④ 桓玄，桓溫的庶子。字敬道，自負才地。隆安中，西平荆雍，加都督荆江八州軍事，樹用心腹，兵馬日盛。舉兵反，入建康，稱帝改元。後為劉毅等所誅。

⑤ 了語，就是“完了的句語”。

旒。’仲堪曰：‘投魚深淵放飛鳥。’^①復作危語^②，玄曰：‘矛頭淅米劍頭炊。’^③仲堪曰：‘百歲老翁攀枯枝。’^④有一參軍曰：‘盲人騎瞎馬，臨深池。’仲堪眇目，驚曰：‘此太逼人。’因罷。”又“世說新語”說：“顧長康噉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云：‘漸至佳境。’”以上是顧愷之率真通脫的事例。

“續晉陽秋”說：“顧愷之，曾以一厨画寄桓玄，皆其絕者，深所珍惜，悉糊題其前。玄乃发厨后取之，好加理后；愷之見封題如初，而画並不存。直云：‘妙画通灵，变化而去，如人之登仙。’”这段記載，亦見“晉書本傳”，可用“历代名画記”所載：“桓玄性貪，欲使天下的法書名画尽归己有。”“晉中兴書”所說：“刘牢之^⑤遣子敬宣，詣玄請降，玄大喜，陈書画共观之”以为实証。桓玄在当时是一个权傾内外的人物。窃取愷之厨中所心爱的繪画，这自然是出于桓玄的貪心，而非出于戏弄。如說要寻根究底，必然会弄成僵局，不如順势裝歎为妙。故說：“妙画通灵，变化而去，如人之登仙。”这就是愷

① “火燒平原无遺燼”，是說：“大火燎原，无所遺漏。”換言之，即一燒而完的意思。“白布纏棺樹旒旌”。晉代出喪禮節，須以白布纏棺，前有旒旌為導，故說樹旒旌。一個人到這個時候，就是什么都完了的時候。“投魚深淵放飛鳥”，是說：“將魚投在深淵之中”，“飛鳥放出樊籠之外”，是永不回來的。

② 危語，就是“危險的句話”。

③ 矛頭淅米劍頭炊，是說兵戈擾亂的時候，老百姓的生活如在矛頭上海米，劍頭上燒飯，是十分危險的。

④ 百歲老人攀枯枝。百歲老人，是衰老極點的人。他的生命，本來無時不在危險中。而他卻攀在極易斷的枯枝上，自然險之又險了。

⑤ 刘牢之，彭城人。字道堅，沈毅多計劃。太元初，謝玄鎮廣陸，募勁勇，牢之應選，領精銳為前鋒。百戰百勝，威名甚盛，進號鎮北將軍。朝廷命討桓玄，牢之懼不能制，又慮平玄之后，功蓋天下，將不能容，因遣子敬宣降玄。

之慧黠之点。宋明帝“文章志”說：“桓温云：‘顧長康体中痴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平平耳。’”又“晉書本傳”說：“尤信小术，以为求之必得。桓玄尝以一柳叶給^①之曰：‘此蟬所翳叶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己。’愷之喜，引以自蔽，玄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己也，甚以珍之。”又“历代名画記”說：“常悅一隣女，乃画女子壁，当心釘之，女患心痛，告于長康，拔去釘，乃愈。”这节記載，亦見“幽明录”与“搜神記”而少有不同。至于拔去画像上所釘之釘，心痛就霍然痊癒，可說全出于迷信附会，不足为据。但顧愷之处于封建社会的礼教下，出此无聊的举动，这也可說是顧愷之一种癡獸的表现了。以上是顧愷之癡黠的事例。

又顧愷之的性情，在敦諧、通脫、率真、癡黠以外，也很欢喜夸張自己。“中兴書”說：“愷之博学有才气而自矜尚。”

“晉書本傳”也說：“愷之矜伐过实，少年因相称誉，以为戏弄。”所說矜伐、戏弄一点，如与謝瞻連省，月下長詠，“弥自力忘倦”，桓玄以“柳叶就溺”以及“箏賦”的自負等等，均是实例。这也与愷之癡絕方面有关。

（丙）画絕

顧愷之原为多才多艺的人，而尤以擅長繪画为特出。故各旧籍上，对他繪画的記載也較多。“京師寺記”說：“兴宁中，瓦棺寺^②初置，僧众設会，請朝賢鳴刹注疏，^③其时士大

① 給音殆，作欺騙解。

② 瓦官寺。“佛祖統記”說：“瓦官寺，在金陵凤凰台，又名瓦棺寺。晉哀帝时所創立。寺中有瓦官閣，高三十五丈。李太白詩：“一風三日吹倒山，白浪高于瓦官閣。”

③ 鳴刹注疏。刹，系佛寺的別稱。分条注寫，叫注疏。“請朝賢鳴刹注疏”，就是請当时的賢士大夫，來寺中鳴鐘打鼓，宏遠佛寺的聲名，并疏注捐款之意。

夫莫有过十万者。既至長康，直打刹^①注百万。長康素貧，众以为大言。后寺僧請勾疏，長康曰：“宜备一壁，遂閉戶往来一月余日，所画維摩詰^②一軀，工毕，將欲点眸子，乃謂寺僧曰：‘第一日觀者，請施十万；第二日可五万；第三日，可任例責施。’及开戶，光照一室，施者填咽，俄而得百万錢。”“历代名画記”說：“愷之尝画‘中兴帝相列象’，妙及一时。”“世說新語”說：“尝欲图殷仲堪，仲堪有目疾，固辞。愷之曰：‘明府正为眼耳；若明点瞳子，飞白拂上，使如輕云之蔽月，岂不美乎？’仲堪乃从之。”又說：“顧長康画謝幼輿^③在巖壑里。人問其所以，顧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过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晉書本傳”中說：“愷之每重嵇康^④四言詩，因为之图。恆云：‘手揮五絃易，目送归鴻难。’”“世說新語”又說：“顧長康画裴叔則^⑤，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曰：‘裴楷，雋朗有識具，此正是識具，看画者尋之，如有神明，殊胜未安时。’”“世說新語”又說：“顧長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睛。人問其故。

-
- ① 打刹。世俗賭錢時壓錢，叫打注。晉時將錢捐用在佛寺上，叫打刹，是当时俗語。
- ② 維摩詰，人名。旧譯淨名，新譯无垢。佛在世，系毗耶离城的居士。自妙喜国化生而来。委身在俗。又称維摩居士。故顧愷之、李公麟等画維摩詰象，均作清羸示病之容，隱机忘言之狀，不繪印度服裝及佛菩薩形相。
- ③ 謝鯤，晉夏阳人，字幼輿，通簡有高識，明帝在宮見他，問他說：“卿自謂何如庾亮？”答說：“端委朝堂，使百僚准則，鯤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过之。”
- ④ 嵇康四言詩，見晉中散集第一卷。詩題“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十九首”其中一首說：“息徒蘭闕，秣馬华山。流磻平皋，垂綸長川。目送归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釣叟，得魚忘筌。野人逝矣，誰可尽言？”
- ⑤ 裴楷，字叔則。美容儀，精老易，雋朗有識具，弱冠就知名当世。官至中書令，与張华、王戎並參机要。性寬緩，与物无忤。亦淡退，不乐处要勢。

顧曰：‘四体妍蚩，本无闕少，于妙处傳神写照，正在阿堵^①中。’”以上种种，均是顧愷之关于画絕的事例。

原来东晋的王朝，继八王之乱以后，仅保有江南半壁之地。他的政权几全依赖于豪門貴族的均势維持。在平时的時候，豪門权貴間的斗争，原是非常惨烈。如桓玄、殷仲堪的情况，就是最当前的实例。託迹于权貴豪門下的幕僚食客等等，周旋于这种斗争之間，也自然不能不心怀戒惧，以求生命的安全。顧愷之竟凭他閥閱門第的出身，和他三絕的特点，故能在年青时，就被桓温大司馬引为参军，并非常亲昵。“晋書本傳”也說：“后为殷仲堪参军，亦深被眷接。”自然也就是顧愷之凭他三絕的特点，得以清客或談助之士的姿态，周旋于当时的豪門貴族以及胜流名士之間。如桓温、謝安、謝瞻、桓玄、羊欣、殷仲堪等等，亲昵交好，无所間隔。这自然是顧愷之的沉醉于艺术文学、淡于名利地位，以“癡黠参半”“明哲保身”的办法，以达到他艺术最高的成就。那么世人評顧愷之的癡，实非真癡。評他的黠，确是真黠了。而他的所以癡所以黠的目的，也就是为他終身沉醉于最高文艺上的成就。

二、顧愷之繪画的師資傳授、 后代品評及其生卒著作

（甲）顧愷之繪画的師資傳授

顧愷之繪画的師承，据“历代名画記”“叙師資傳授南北时代”中說：“顧愷之、張墨、荀勗，師于卫协。”又說：“卫

^① 阿堵，是当时的俗語。当“这个”二字解。

协师曹不兴。”卫协，原以能画有名于晋初。“抱朴子”说：“卫协、张墨、并为画圣。”又孙畅之“述画记”说：“上林苑图，协之迹最妙。”并且顾恺之论画中，对卫协的“大烈女”与“七佛”及“毛诗北风图”备及推崇。谢赫也说：“古画皆略，至协始精，六法颇为兼善，虽不备该形似，而妙有气韵，凌跨群雄，曠代絕笔，在第一品曹不兴下，张墨、荀勗上。”那么顾恺之的师于卫协、张彦远定有他可靠的根据而无可怀疑的。“历代名画记”说：“卫协师于曹不兴。”曹不兴，吴人。世称为江南画家之祖。又说：“吴赤乌中，不兴之青谿，见赤龙出水上，写献孙皓，皓送秘府。至宋朝陆探微见画，欢其妙；因取不兴龙置水上，应时蓄水成雾，累日霏霏。”则卫协之师曹不兴，张彦远也定有同样可靠的根据，而无可怀疑的。

在顾恺之绘画的传授方面来说：“历代名画记”叙师资传授中称：“陆探微师于顾恺之。”陆探微，吴人。常侍从宋明帝从事丹青之妙。顾、陆同生长于江南地区。兼以晋宋两代相连，时间不远。则陆的师承于顾，自无问题。“历代名画记”说：“孙尚子师于顾、陆、张（僧繇）、郑（法士）。”又说：“田僧亮、杨子华、杨契丹、郑法士、董伯仁、展子虔、孙尚子、阎立本、阎立德，并祖述顾、陆。”明汪珂玉“珊瑚网”说：“唐吴道子早年常摹顾恺之画，位置笔意大能彷彿。宣和、绍兴^①便题作真迹，不可察也。”东观余论说：“周昉设色浓淡，得顾、陆旧法。”“宣和画谱”说：“公麟始学

① 宣和，宋徽宗赵佶的年号。绍兴，宋高宗赵构的年号。宣和、绍兴，即代赵佶、赵构二人。

顧、陆与僧繇、道玄及前世名手佳本，乃集众善，以为己有。”“米芾画史”說：“李公麟病右手三年余，始画，以李尝师吳生，終不能去其气。余乃取顧高古，不使一笔入吳生。”明何良俊論白描画說：“画家各有傳派，不相混淆。如人物，其白描有二种：赵松雪出于李龙眠，李龙眠出于顧愷之。此所謂鉄綫描。馬和之、馬远，則出于吳道子，此所謂蘭叶描也。”据以上种种，知道顧愷之近师卫协，远师曹不兴。成一种江南风格。晋以后的画家，师承或祖述顧愷之的，除以上所述的各大家外，凡人物作家而能作鉄綫描者，或多或少地都与顧愷之的作风技法有关。吳道子虽創蘭叶描，自成系統；然他中年所作蓴菜条的描法，亦从顧愷之鉄綫描中变化而来。故顧愷之真是吾国人物画家中左右历代风气的大宗师了。

(乙) 顧愷之繪画后代評論家的品評

顧愷之的繪画，在師資傳授方面，既得如此的重要地位。然而吾国后代的評論家，对顧愷之繪画的成就上將有怎样的品評呢？茲簡單介紹如下：

“晉書本傳”說：“愷之尤善丹青，图写特妙。謝安^①深重之，以为自蒼生以来未之有也。”

“画断”說：“顧公运思精微，襟灵莫測，虽寄迹翰墨，其神气飄然在烟霄之上，不可以图画問求。象人之妙，張得其肉，陆得其骨，顧得其神。神妙无方，以顧为最。”

“历代名画記”說：“自古論画者，以顧生之迹，天然

^① 謝安，晉陽夏人，字安石。少有重名，隱居不出，当时的人說：“安石不出，其如蒼生何？”年四十余始出为桓溫司馬，与姪玄等大败苻坚于淝水有功，官至太保。

絕倫，評者不敢一二。”

又說：“上古之畫，迹簡意澹而雅正，顧陸之流是也；中古之畫，細密精緻而臻麗，展鄭之流是也；近代之畫，燦爛而求備；今人之畫，錯亂而无旨；众工之迹是也。”

張彥遠論顧、陸、張、吳用筆中說：“顧愷之之迹，緊勁聯綿，循環超忽，調格逸易，風趨電疾，意存筆先，画尽意在，所以傳神氣也。”

又說：“顧陸之神，不可見其份际，所謂筆迹周密也。”

張彥遠“論画体工用榻写”中說：“遍观众画，唯顧生画古賢，得其妙理，对之令人終日不倦，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身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不亦臻于妙理哉？所謂画之道也。顧生首創維摩詰象，有清羸示病之容，隱机忘言之狀。陆（探微）与張（僧繇）均效之，終不及矣。”

然而南齊謝赫对顧愷之繪画的品評，却与以上所品評的略有不同。

謝赫的“古画品录”說：“深体精微，笔无妄下，但迹不迫意，声过于实。”

謝赫下了上节評論以后，就将顧愷之的繪画列在第三品姚曇度下毛惠远上。这样的品評与排列，其原因是为謝赫的繪画，全注意于对象形体的表現和他用笔的細致，色彩的艳丽。与顧愷之繪画重視对象內在神情性格的态度相比較，自然远有所出入了。故姚最品評謝赫的画說：“点刷精妍，意存形似，目想毫髮，皆无遺失。至于气韻，未穷生动之致，笔路纖弱，不付雅壯之怀。”因此謝赫在品評繪画方面，也自然以自己作画的态度为